隨園隨筆

隨園隨筆卷三

錢塘袁枚子才

諸史類中

新唐書孝友傳例可倣

新唐書孝友傳先書其名通朝廷者姓名分類而載不載行事其載小說而未經上旌者概不書此亦簡便之一法

李郭事散見他傳

李郭同爲牙門都將兩不相能同盤飲食不交一言及汾陽代安思順光弼在麾下請死等語新舊書不載兩人本傳而著于高麗傳贊中爲張保皐與鄭年故也白望

宮市之弊散見于張建封傳中亦此例

五代史持論太苛

五代史持論太苛如元行欽首明嗣源之反又殺其子從璟與莊宗臨危誓髮志如皎日莊宗死而出奔豈無再圖匡復之意卒爲明宗折股而死市人皆哭眞是顏段一流歐公以爲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志之所在公何以知之烏震事趙王鎔鎔爲張文禮所弑震討文禮文禮執其母妻以招之震不顧文禮斷其手鼻縱之震軍軍中皆不忍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厲卒破鎮州歐公以爲不忠不孝夫委質事人王陵溫嶠趙苞之事皆孝之無可奈何者也忠孝不能兩全君子必以一端與

之未始非善善從長之意而歐公一筆抹殺過矣張憲涕泣而拒張昭遠亦以出奔見殺不得列于死事然則季友出奔而春秋與之陳文子出奔而夫子稱之何也

薛居正五代史稿與歐史異同

薛居正五代史稿久已不存近日翰林在四庫分校者得覩永樂大典乃据摭成書兼採冊府元龜五代會要等編得一百五十卷亦盛事也中有與歐史不合者如唐閔帝紀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歐史作第五子是也歐史晉家人傳止書出帝立皇后馮氏薛史則云馮氏未立之先追冊張氏爲皇后歐史所不載也張萬進賜名守進故薛史本紀先書萬進後書守進歐史刪去賜

名一事故前後遂如兩人矣再歐史有改更薛史之文而涉筆偶誤者如梁遣人至京師本紀以爲朱友謙列傳以爲朱友諒唐明宗在位十年餘而論贊以爲十年之類是也有沿薛史之舊而未及改正者如吳縝五代史纂誤譏杜曉傳幅巾自廢不當云十餘年羅紹威傳牙軍相繼不當云二百年之類是也大抵薛之文筆平衍不及歐之謹嚴然而作在宋初離五代不遠事多詳備且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亦頗有裨于文獻將來必與歐史並存如新舊唐書之例矣

宋史無識

邢昺爲王欽若之黨崔頌性鄙多疑巧者治室必以帛

參其而孔惟知乞金紫私官錢而已胡旦詔事宦者王繼恩人品卑下如此匪人竟入儒林傳程朱弟子入道學傳張栻亦入道學傳而東萊元定二陸又入儒林不知道學與儒林作何區別李公麟并無著述不過以善畫故入文苑文苑中可容畫匠耶錢辛楣先生亦云宋史既倡爲道學傳以尊朱子矣而朱子之師如劉彥冲胡原仲劉致中反不得與焉南軒與東萊俱爲朱子友而獨進南軒黜東萊程氏弟子首稱游楊呂謝而與叔獨不與焉以附出大防傳故也然張不附于父而呂獨附于兄何也朱子門人多矣獨進黃幹等六人而蔡元定父子又擯之于道學之外何也予謂道學傳亦并有

意尊朱子也因熙寧有道學之禁遂摘取二字爲名如東漢之黨錮傳云耳

宋史繁蕪之故

人言宋史繁蕪非其序事之冗也蓋當時秉筆者雜取諸家行狀碑志而爲之多有不應載者如郭密李斌趙瑀等數十人全無事業又無關係何必立傳惟劉平任福等傳序事鑿致頗有可觀桑懌傳純用歐公本文殊明潔張浚傳用朱子所作行狀失之濫矣他如曲端之冤誣而不言符離之敗歸罪于李顯忠而爲張浚出脫皆可笑也

宋史成於道學初熾時

宋史陸放翁爲侂胄作南園記士論非之楊龜山受蔡京薦胡安國受秦檜薦而士論不非豈蔡京秦檜之姦減于侂胄耶所以然者侂胄得罪朱子故也林栗議論侃侃謝深甫一時佳士王淮頗著賢聲俱因與朱子不合史臣遂與胡紘鄭丙同傳趙雄亦賢者以抑張栻而與陳崧同傳皆非公論蓋元人作史時正道學之風初熾也元尊朱子至于呼太祖御名成吉思而祭可以想見當時尊崇之過當矣史彌遠所以不入姦臣傳者以其能弛僞學之禁故並其廢濟王事而諱之不在本傳中

宋史爲賢者諱過

宋史倣漢書之例爲賢者諱過如周必大之附會觀不見本傳而附于曾傳中寇準之詆訐求進不見本傳而附于宋白傳及宦者周懷政傳中蔡襄張方平之傾蘇于美不見本傳而附于王拱辰傳中虞允文梁克家兩本傳甚賢而兩附外戚耕擯直言則見于蔡幼學張栻傳中

宋史矛盾

本紀岳飛討楊太太赴水死賊黨黃誠斬太首挾鍾子扇儀詣都督府降牛皐傳則云楊么先舉鍾子儀投于水遂乃自赴皐投水擒么王部傳附王厚其載暘龍移鎮舒夜来藥二州之先外舅傳及本紀所載乃在[illegible]

二州之後洪适傳皓卒後一日秦檜死洪适傳則云檜死皓還道卒留從效傳張漢思陳洪進卒兵刼從效遷東亭陳洪适傳則云從效卒洪适誣少子紹鎡以叛執送江南張說傳梁克家與張說議事不合求去克家傳則不言張說夏國傳好水川之敗死者萬三百人任福傳則曰將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人本紀則曰諸將死者十四人

宋史有三

備同人曰宋史有三一時政記一起居注一日歷兩府大臣撰時政記三館應升之士修起居注日歷卽據前二書交學士修撰而命宰相監修之故歐公有論史館

日歷狀

王旦傳不得體

宋史王旦傳稱其大度云旦不肯臧否人物家人故意飯中投墨試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終不肯譴明飯之不善也予戲謂再墨其粥則旦將忍餓而終不言歟孔子失飪不食失時不食必明其失飪失時所以不食之故故弟子得以記之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在旦當日或偶有此事未可知而史家以此為美談則可笑矣

元史重複

元史諸帝本紀中載星灾月食河決事已詳而天文志

五行志又重載之陰陽家推算重光有災旃蒙長久指武宗與仁宗也太后頗惑其言已見于皇后傳矣又見于康里脫脫傳中帝問宋何以亡國或以賈似道重文臣輕武臣對已見于世祖本紀矣又見于董文忠傳中史天澤奏兵民之柄不可並居一門已見于本傳矣又見于史楫傳中帝與趙子昂論葉李留夢炎優劣趙優留帝優葉已見子昂傳矣又見于葉李傳中倪哲篤欲錢鈔兼行不分子母呂思爭之甚力曰我有三个字行不得行不得已見思本傳矣又見于食貨志中王著殺阿合馬事已見阿合馬本傳矣又見于張九思傳中

金史重複

金史張行信傳言胡沙虎誅行信上封事載胡沙虎傳可見一事之不宜兩載此史例也乃重複處不一而足章宗李妃之寵見李妃本傳矣而又見于完顏匡傳中少監劉景因太府燒柴曠兩月取諸司賬簿補之吏坐稽緩當得罪景爲之倒署年月爲馮六所告而誅已見景本傳矣又見于孟浩傳中世宗稱王翛爲老姦一見本傳一見張大節傳承安五年天色陰晦張萬奏咎因小人張煒等一見本傳一見張煒傳舉一帝配天之禮証三祖共配之非一見禮志一見石琚傳哀宗入蔡事一見烏古論鎬傳中又見赤盞合喜傳中崔立惡浮劉豫而不入逆臣傳何耶

遼史名號互異

遼天祚帝紀云以楊割爲女直部節度使即金之穆宗其名盈歌金史世表曰南人稱揚割太師又曰楊割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盈楊歌割由南北音訛耳乃宋之楊淑妃稱章惠太后見宋紀傳而淑妃本傳不載其諡元之文宗名圖帖睦爾而順帝至元五年詔內稱脫脫木兒此詔四百餘言而文宗與順帝兩紀重書之况文宗時固有萬戶脫脫木耳知樞密院事及荆王子脫脫木兒奈何帝后之名號在一史中猶互異若此

元史成太速

元史自太祖迄寧宗十三朝之事自二月至八月而書

成順帝時事自二月至七月而書成成之太速故多訛錯重複之病天文志重述渾天宜夜周髀三家言禮樂志抄寫架記藝文一志竟忘編入尤可笑者專取人行狀家傳全書之而不加裁剪其行狀家傳又多肖虛空跡如今之時文樣子黃溍傳云極天下之至博而參之以至精譬之涇渭不淆一碧萬頃揭奚斯傳云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歸之于至當歐陽元傳云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此豈史傳之體裁乎史臣宋濂王禕自謂文詞過陋有矣夫

元教書佀郎

元泰定赦書云有四个大斡耳朶及軍馬達達國土扶立了兩个哥哥可憐見嫡孫裕宗皇帝長子等語皆係倆土俗之語不知宋金華諸公何以不加修飾

史家重複

三國志裴松之補孫權傳鄭泉字文淵願得美酒五百斛四時甘脆置兩頭云云晉書畢卓傳亦有此數語是畢卓之襲鄭泉歟抑晉書之襲吳志歟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嘲狗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云云序傳中又載為李神儁語是徐之襲李歟李之襲徐歟唐書來濟郝處俊孫處約高智周各言官位事來濟傳載之矣高智周傳又載之宋史閻詢傳詢使契丹契丹導路者欲夸疆

守之大故紆其途詢曰從柳河至松亭路豈不較捷耶契丹使者大驚此劉貢父傳中事也至閻傳又重載之穆衍傳衍爲華池令有訟割牛舌者某不服衍命牛主歸家牛賣之俄而有訴某私宰者衍曰汝割其牛舌又訴其私宰耶其人驚服此包拯傳中事也至衍傳又重載之

史家卒筆

班史最謹嚴而宣帝紀云一時公卿大夫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傅喜傳太后求稱尊號使帝不得直道而行酷吏傳延年敏捷于事雖冉有子貢通藝于政事不能絕也筆法亢而猝南史最雕繪而始興王濬傳其

毋又愛辛文帝極所留心等語是何文法舊唐書吳筆贍而元載傳重複拉雜異樂名姝四字重累言之陳書三國志人皆稱其高簡而管輅傳瑣屑繁冗頗嫌詞費呂範傳州民陸遜全琮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虔即敬也肅即虔也亦嫌重複袁宏後漢紀馬援曰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娛虞詡攻武都羌敕曰吾言强弩發鄭次都謂郅惲曰子直心試三代之道云云俱不成句法

史家好言猥褻

羊后逹劉曜語再醮之婦媚其後夫所謂閨房之內更有甚于畫眉者狀第之言不踰閾史官何以知之晉史書之可謂無識晉書猷牛金是一事夏侯妃通小吏牛

金生元帝又是一事通鑑合而一之已屬可笑楊妃洗兒事新舊唐書皆無之而通鑑乃采唐人小說天寶遺事以入之豈不知天寶遺事載張嘉貞選郭元振爲壻等尤不足爲信史耶陳壽三國志既稱陳聲能執法繩孫皓寵妃所遣使人矣又稱聲爲幸臣李延壽北史既稱辛德源與裴讓之均爲名臣矣又稱其相愛有龍陽之好張雕武已入儒林矣又稱其少時貌美其師王元則愛之教學尤勤此三人者使無其事不可誣也有其事亦當爲賢者諱而況事迹黯昧非史官所宜采錄他如金史后妃傳海陵語莎里古眞之言舊唐書武后本紀侯祥穢語俱不必汚之簡冊也

蕭頴士不知史例

蕭頴士論史以春秋爲正體以史記爲偽體不知史記所本本尚書也尚書在前春秋在後豈尚書亦是偽體耶劉向以左史記言爲尚書右史紀事爲春秋是矣皇甫持正作編年紀事論以爲春秋非左傳則事不詳荀氏爲漢紀裴氏爲宋畧强欲倣春秋而遺失甚多此子長紀傳之體所以不可廢云云此語蓋專爲蕭氏重編年而輕紀事發也古今正史著于錄者七十五家九十六部編年只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何其盛衰之殊哉亦以紀傳載一人之本末一事之始終易于瑰奇人多樂觀編年則比事屬詞刪煩舉要易于平實人不樂觀之

故歟

子由古史最陋

蘇子由古史最陋刪黃帝紀而增入醫家刪老子傳而附入佛家以光武爲不如高祖是拾馬文淵石季龍之唾餘以霍光爲不能調護昭帝是猶顏淵早亡而責孔子不善教以終其生也光之不學無術正坐使宮人著窮袴等事耳乃以此責之殊可笑也

漢婦人封侯

按史有婦人封侯者史記呂后紀女弟嬃封爲臨光侯呂嬃即樊噲妻也漢書蕭何傳何薨呂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酇侯

史書漏載

漢欒成侯丁義以劾欒大而誅左馮翊宋疇以鳳下彭城奏不爲瑞而免皆君子也何以不爲立傳而僅見于功臣表中唐有元正者在河南幕府全家死史思明之難唐書不載忠義傳中僅附見于其祖元萬頃之末有畢炕者守廣平拒祿山致赤其族昌黎所謂廣平之節如此而予不得其澤是也不載忠義傳中望江令麴信陵之賢非見于香山奏中吟則竟湮沒矣宋太祖陳橋兵變有祗候班二卒長拒于南門隨即自縊太祖憐其忠爲之立廟祀之而不知其姓名他如厲狄與項羽同起兵而今人但知項羽見輟耕錄光武故人有牛牢高

獲與子陵同不屈牛見高士傳高見方術傳而今人但知子陵刺韓傀者聶政有副陽堅見國策韓釐王時客述東孟之會云云而今人但知聶政與蘇武同使同還者有常惠徐聖等九人而今人但知蘇武見漢書辛翼與張良同報仇而今人但知良見緯畧沮誦佉盧與蒼公同造字一右行一左行一下行見法苑珠林而今人但知蒼公同高漸離送荆軻者有宋意而今人但知漸離同弦高犒秦師者有賈人奚施而今人但知弦高見呂覽王勝之知安石之不良先老泉作辨姦論而今人但知老泉

史家重子孫

高岳爲鄴中四貴之一其恃權放縱北史傳中不言以士廉故諱也于氏長孫氏多佳傳以志寧無忌等貴故也梁王傳無貶詞以梁王歸乃蕭瑀父故耳房彥謙與張衡書頗冗雜而傳中全載之以其子爲元齡故耳魏長賢魏書無傳而北史書之爲文貞故耳薛聰薛孝通魏書所載寥寥而北史詳書之蓋延壽與其孫薛收交好故耳

史家避諱無謂

南齊書以蕭衍爲義師隋書以李淵爲義兵因作史者身立其朝不得不諱也宋書爲沈約所修在齊梁之際而于文帝紀書崩于零陵王傳稱薨順帝紀書袁粲沈

攸之謀反伏誅何耶陳壽晉人書高貴鄉公宜諱矣乃書廢張后廢齊王頗多明文而書伏完死則曰伏法書耿紀韋晃事乃曰討斬書甄后稱卒又曰東征孫權西征劉備何耶魏書成于北齊時凡于魏帝皆諱于齊反不諱何也諱者崔元伯馮文通以字稱不諱者高湖于神武爲曾祖而祖謐父樹直書其名何也謗史者盧裴李庶不加指摘又何也新唐書昭帝紀書崩于哀帝則書弑五代史于梁唐晉漢之君見弑者亦書崩俱不當諱而諱也陸游馬令皆宋人作南唐書曰某伐我我師敗績此等我字俱屬無謂

史有太簡者

漢晉徐樂傳賈山傳只載之一書而樂與山之出處一字不及北史傚之衛操傳但志地理一碑晉書祖台之傳只一行袁悅之傳只四行

十六國春秋載孔子事獨奇

十六國春秋名爲一百卷而事迹寥寥皆晉書載記之唾餘斷非崔鴻之舊本按北史崔鴻傳極言所書十六國慕容改號姚興被擒之悞又稱李雄蜀書未得則此書之傳至今者其僞無疑惟以鄭櫻桃爲女寵與晉書小異其尤奇者劉昞傳昞字彥明爲沮渠蒙遜秘書郎中蒙遜問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蒙遜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

見仲尼及七十二子遊于海島與魯人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既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返此所以稱聖人也蒙遜所言未知何所本按韻府七虞韻銜土註引北凉錄一段與昞傳畧同

通鑑表章李鄴侯

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冤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兩書俱不載入且言德宗晚好鬼道乃得見用而舊書更言其請開廬山琵琶與王璵黎幹同傳輕之大甚微溫公通鑑取李繁家傳大爲闡揚則鄴侯一

代偉人幾乎黯然無色

邵氏宏簡錄可笑

前明邵尚書宏簡錄志在繼通志而作故始于唐而終于宋然穿鑿已甚有天王宰輔功臣旌德臺諫庶官之稱已屬無謂如宋之高瓊唐之裴寂尤不應以功臣目之更有襍行一門以田承嗣李懷仙祖孝孫薛懷義上官婉兒列爲一傳不倫甚矣

一人兩傳

舊唐書之楊朝晟元史之速不台雪不台完者都完者拔都此一人兩傳也日知錄曾識之

兩人一傳

五代史拓拔思恭思敬兄弟二人也悞作一人陳后山叢談曾譏之

一人兩史有傳

宋文帝第九子義陽王昶廢帝時奔魏明帝即位贖之不與對昶丹陽王三尚公主齊明帝第六子蕭寶夤梁豫章王蕭綜俱奔魏封王尚主以故宋齊梁書有傳魏書亦有傳宋遼金時王繼忠仕宋爲鄆州刺史仕遼爲樞密使更其姓名爲耶律顯忠其餘張邦昌劉豫張覺郭藥師李全李璮宇文虛中王倫等皆兩史有傳

左史稱名隨意

左傳一鬭般也忽稱之曰子揚一蔿賈也忽稱之曰伯

康一士會也忽曰范武子忽曰隨季忽曰士季豈非隨意任呼並無凡例

綱目非朱子所作

綱目非朱子所作乃門人趙師淵所爲朱子文集中已言及之蓋朱子方責文中子作元經擬春秋之妄豈肯躬自蹈之書中舞文弄字之弊不可枚舉凡偏安之主稱殂不知尚書之帝乃殂落堯非偏安之主也凡小人卒稱死不知尚書之五十載陟方乃死舜非小人也荆軻刺秦王書盜張良擊秦王書報仇荀氏毛后以死節與之呂氏楊后以不死節與之既特筆書揚雄爲莽大夫矣而他人之臣莽者不書既倣漢晉春秋以昭烈爲

漢帝矣而其子則書後主郭威弑湘陰王書弑弑隱帝則書殺所謂自亂其例也通鑑喬知之愛婢碧玉爲之不昏則删不字而曰爲之昏高緯遊南苑從官暍死六十人訛爲陽死六十人

通鑑删紀元

通鑑遇一年兩紀元之事必硬删其一如後唐閔帝改元應順在正月潞王改元清泰在四月今但提清泰元年而删去應順則閔帝之數月天子無故遺削矣史記索隱譏史遷全沒惠帝之六年不爲本紀亦此類也

爲東京留守俱毀陳東歐陽澈之廟宜忠簡之奏斬之也至于不污僞命而死恐有别故其心術尚在宇文虛中之下

柯惟騏宋史新編與王損仲宋史記有可取處

新唐書所以能與舊唐書並傳者以其文減而事增故也若不過就其本文而删葺之此外毫無增入則又安用此書哉朱竹垞笑柯惟騏王損仲二人目不見李燾長編徐夢莘北盟會編而漫改宋史可謂夏蟲不可語水此言是也然二書亦有可取者如岳飛改謚忠武全皇后傳陳朱二夫人死節范文正先憂後樂之言趙清獻皐夔稷契所讀何書之譏高宗防秦檜逆謀理宗黜

王安石從祠皆宋史不載而新編盡補入之損仲更濊國公爲帝㬎增端宗帝昺二紀年表于宰輔外增南唐諸國及遼金二表而附以夏國宗室傳于濮王秀王之後改南唐北漢諸世家爲列傳是稍有所見者也

唐闕史五代史補缺王陶二家皆疏陋

無名氏之唐闕史寥寥無多王禹偁之五代史補缺所補不過如唐昭宗見朱温而命其蘗䔖明宗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等事皆在人耳目閒其爲後人捃拾僞托元之之名無疑也陶岳五代史補增本書外一百餘條自稱雖云小說有補大猷然所載如李濤之佯拜弟妻以其年長而惧認親家母魏博使者自恃少年請鳳翔

使者之陋稱爲水草大王醜者云兒貌美得非水草大王夫人等事不過足資笑噱而已薛居正舊史言周世宗遣竇儀決鄆林醫官馬道元之子被殺壽州一案濫刑二十四人唐明宗時渾公兒奏民習戰乃二小兒舞竿戲鬪耳石敬瑭殺之帝後知之深自刻責貶渾杖脊而卹二小兒家又周世宗用法大嚴如宋州巡檢竹奉璘以捕盜不獲羽林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員外陳渥以檢田失實指揮康儼以橋道不修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飯者皆置極刑此種大事歐公盡行刪去殊不可解洪氏五筆亦極言之

儒林公議敘劉三報事與長編敘趙山遇事相同

而正史皆不載

李燾長編寶元元年元昊之叔趙山遇來降告元昊反狀與其妻同來投都監李士彬士彬與知保安軍朱吉以疑不敢受乃奏之詔山遇還西夏山遇不可乃命監押韓周押解至元昊所元昊射殺之初山遇未降其弟惟序止之曰南朝無人不可往山遇不聽已而士彬果奪其珍寶而置之于死宋無名氏儒林公議八卷內載慶歷五年劉三報尚契丹公主攜妻及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偽主凶虐頗事中國現在契丹西伐元昊幽州空虛可用之一將出師已為內應則中原可覆也獻詩云春

秋大義惟觀釁王者行師但有征救得燕民歸舊土免于戎虜自稱兄朝廷不納三帳以金賂村民求宿求食俄而宋殺其妾與子械而送之此事與唐悉怛謀以維州降相同歐陽公作崇徽公主手痕詩有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之句實爲此也正史不載

咸通錄三寶記補正史所無

隋史言文帝殺尉遲迥原赦幼孩用刑不濫而咸通錄言是役也俘鹵百萬總集相州州斷六十萬人于漳河血流成川北史言齊文宣善終而三寶記言其臨死患惡疾不勝痛楚命劉桃枝背負而行鼻血淋漉頗爲暴虐之報梁武帝立七廟于景陽臺設考妣二座輕煖時易

芳旨手篤亦梁書所無

通鑑以蕭方等爲蕭方

佛書有方等經故梁元帝世子名方等著三十國春秋通鑑悞刪一等字

新唐書以盧鴻乙爲盧鴻

南朝顧歡作正一論曰昔有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論道教儒教之無異也盧取此意爲名曰鴻一舊唐書仍之新唐書刪去一字通鑑綱目皆因之李白有口號贈徵君鴻詩亦無乙字然五代史杜重威或稱杜威猶之唐人呼司馬長卿竟稱馬卿雙名而單行亦未可知

作史不必自標名目

作史者只須據事直書而其人之善惡自見以己意定爲姦臣逆臣原可不必然旣已分列其目則褒貶自宜允當乃若史彌遠之姦十倍于韓侂胄而宋史不入姦臣傳崔立之惡十倍于劉豫而金史不入逆臣傳殊不不解

竊號

開創之際必有驅除兩漢三國志唐書俱以竊號羣雄列于諸臣列傳之前所以著創業之始基也南唐諸國宋史竟列于叛臣之後悞矣董袁之事載于後漢書之終列三國志之首此亦義例之不得不重複者元史不

爲韓林兒立傳以致至正年間之事不備

韓信遺事見三國志新唐書

吳志諸葛恪已死尸棄石子岡臨淮臧均表葬恪曰昔項王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殮之恩高祖葬項羽見于史記漢書殮韓信則二書未載唐書李懷光傳懷光死德宗爲立後詔曰昔蔡叔圮族周封其子韓信干紀漢爵其孥詔語亦必有本

南越遺事

南越古蠻甸秦時最强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畏之蠻王有女蘭珠美艷有巧思製弩尤精佗乃遣其子聘婚其家夫婦甚好不三年盡得其製弩破弩

之法遂起兵伐之取蠻王以歸號令一而南越地方始大此事見粵嶠志史漢正史所無也

梁陳遺事出廣异記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家近清溪常晝日獨坐有黃衫小兒齎書直至閣前曰朱秀才相聞夷未嘗識也甚怪之始發其書云吳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書中非生人語須臾閽扣門見前小兒云朱秀才來謁夷束帶出迎秀才着烏巾葛單衣曳履年可五十許曰僕梁朝時本州舉秀才高第陳永定末終于此地夷問其梁陳間事歷歷分明自云朱异從子說异事武帝恩幸無匹帝有織成金縷屏風珊瑚鈿玉柄麈尾林邑所獻七寶澡瓶沉

香褸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雲殿講竟悉將以賜昇昭明太子薨時有白霧四塞蛩時元鵠四雙翔遶陵上徘徊悲鳴甚畢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諱之為湘東鎮荊州王嘗使博士講論語至于見瞽者必變色語不為隱帝大怒乃酖殺之又嘗破北虜于新一禪將于謹破江陵帝見其騎行刀者乃其子也泣對母拜建昌太夫人時帝使散騎侍郎莊家護莊受印綬自僕射何敬容已下數百人詣門拜賀宋梁以來命婦未有其榮庾肩吾少事簡文先生頗多藝術嘗盛夏會客向空大噓氣盡成雪又禁諸器物悉在空中簡文帝詔襄陽造鳳林寺少利柱木未至洪吏于江中獲一樟木正與諸柱相符

侯景陷臺城城中水米隔絶武帝既勅進粥宫中無米于黄門布囊中齎得四升食盡遂絶所求不給而崩景所得梁人用長枷悉納其頭命軍士以三投矢亂射殺之雖衣冠貴人亦無異也陳武帝既殺王僧辨天下大兩百餘日又說陳武微時家甚貧爲人傭保以自給常盜取長城豪富包氏池中魚擒得以擔竿繫之甚用卽祚後滅包氏此皆史所遺脫事類甚多不可悉載

亡宋航海逸事見廣志

航海逸事見廣志頗多姑錄其一二云景炎二年端宗自潮之淺灣航海遇香山邑人馬南寶獻粟助軍拜工部侍郎時元兵逼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殿前指揮

蘇劉義奉帝幸沙浦以南寶爲宮室元人無知者居數日廣州陷諸將召募潮居里民數百以行南寶諸將功成當以奉迎恭帝爲先因飲諸將酒誦岳忠武直搗黃龍語以激之皆感勵帝舟將復駐淺灣元來襲之禦于香山島敗績宜中走秀山中流大風所統八百艘數千人俱溺僅以身免文井澳颶作舟敗帝驚得疾元復來襲力戰挪之宜中欲奉帝走占城先往諭意南寶慟哭曰丞相不返矣三年春都統凌震復廣州帝次碙州疾大作四月崩衛王昺立走崖山以曾子淵充山陵使奉梓宮瘞南寶家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崖山也宋亡南寶悲不食作詩曰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又

臼泉屋耿耿滄溟底恨不同歸一少微旋被執不屈死
帝昺既沉宜中已遁世傑死之蘇劉義復求趙後立之
名曰都于順德縣之都寧山言都此得寧久也山在縣
東北三十里高十餘丈嗟乎宋已亡矣而蘇指揮猶奉
王曰而立之荒巖窮島之中百折而不悔會不旋踵君
臣俱斃其忠義之心有不可泯者則謂宋之亡不于厓
山而于都寧可也

隨園隨筆卷五

錢塘袁枚子才

金石類

東漢碑文起六朝唐朝割裂之漸

東漢碑文起後人文字割裂之漸尹宙碑君東平相之元元者元孫也會稽太守之曾孫者曾孫也省二孫字韓勅修孔子廟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當是九月五日也唐君頌曰五六六七訓道若神是用曾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也棠邑費鳳碑非五五者言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樊敏碑遭離母憂五五斷仁亦即此義孔彪碑可以託六則歇後語非只箕博士矣此後作文者

梁元帝法寶聯壁序云相兼二八將兼四七唐馬總鄆州刺史廳記與二伴大輿三並耀風俗通道以三輿德以五感蕭子榮日出東南隅云三六前年暮四五今年朝李翊夫人碑壽十二兮九九期韓昌黎送窮文滿十去五在七除二白香山祭李侍郎文三心六眼同一法然皆濫觴于此班孟堅幽通賦姚聆呱而刻石許相理而鞠條王逸九思賦管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賣皆割裂古人姓名韓文公烏氏廟碑有從戰捽禁走可突千等語祿者祿山也可者可汗也亦是效尤之病曹成王碑連用嘏剜蘇鏺掀撇掇筴等字方密之以爲撏撦廣韻英雄欺人至于城南聯句蔓涎角出縮樹啄頭敲

鑒尤招類哇翻白出澗之嘲矣不可爲訓

碑志子婦

古碑志女志壻不志子婦惟元歐陽元撰參知政事許有壬碑并志子婦

碑牒子孫男婦次第于左

余嘗苦志人子女壻官太繁閱金石志見宗懿母夫人墓志末云謹牒子孫男女次第名位婚宦如左殊覺簡便可爲後法北魏故儀令李君墓志亦于銘詞之後別書妻息外家官位年齒

周夫人墓志題上不稱夫配

志稱夫人義興人也漢眞將軍勃之苗裔晉輔國大將

軍處之孫皇明通之女適爲大原王府君靜信之妻乃題上僅稱唐故義與周夫人墓志而王府君不書是又一例也

孟夫人墓志題上不稱夫人

志稱孟夫人姓孟字敬訓淸河人也而題上只書魏代揚州長史南梁郡太守宜陽子司馬景和妻墓志而已何古人之質朴乃爾志稱中散大夫之幼女陳郡府君之季妹而父兄之名不書何古人之疏畧乃爾

碑陰無字

漢碑陰常有無字者上刻一禽若鳳其下則麟也中有牛首銜環兩旁六玉右璯圭璧左琮璜璋碑陰舍字立

象以補碑所未盡或鑿一圓穴于首以存麗牲繂柩之古式

先載鏤石之人後載大義主

北魏賈士行德政碑宋時出于庖下石曼卿愛其字謂爲褚河南所宗法碑前五行總序先載鏤石之人數名并即作文頌襃事者六行始入正傳此亦金石文字中之變例也末一行稱大義主三四人又于門生故吏之外別創一格

七十二座蛟龍碑

龍門之山伊闕之內石刻佛象最多皆有姓名與造象年月俱北朝人爲君親祈禱之意愚而瀆者也字亦醜

劣不足觀惟楊大眼以名將題名爲世所重其他碑中畧有文詞者碑首兩側俱雕蛟龍之形明季猶存七十二座故相傳爲七十二座蛟龍碑余收藏大業開皇長安武平景明孝昌等年號石像記僅二十餘種

周孝侯碑與史互異

晉書周處討齊萬年軍敗無援力戰而死潘岳有身膏齊斧之詩是被殺也通鑑因之亦無異詞余搆得周孝侯碑陸機撰文王羲之書稱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壤給其母醫藥酒米云云與史大異碑又載將討齊萬年吟詩曰去去世事巳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

之克令終詩字俱不佳必是後人僞作然亦無明證也

百石卒史誤爲百戶史卒

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臣瓚以爲卒史秩百石者杜佑通典誤爲百戶史卒今卒史碑誤爲百戶碑矣黃霸傳稱左馮翊二百石卒史蓋祿之多寡不同也

先靈

王稚子碑稱漢故先靈侍御史先靈之稱亦奇

漢碑太監

漢碑太濫宜有晉人之禁如胡廣陳寔各有三碑袁滿年十五胡根年七歲各有一碑已屬不倫逢同碑年才

十二乃有門生孫理王升等十有三人

碑銘用韻之奇

顏魯公作浯溪頌四字一句一句一韻倣毛詩也作子儀家廟碑銘詞兩句一韻至四句一束第五句別用十二侵韻到底不知何倣歐陽圭齋作許魯公碑銘一句用東韻一句用江韻亦奇雁門田願作張府君墓銘銘前文云嗚呼誰免榮枯適覩全盛今已淪殂又曰梁木折太山頹三子暘斷二女情摧是文中用韻也但稱張公字希古而不書其名亦金石中之一例

柳敍碑銘通韻之寬

柳敍哀詞用韻者八而兼有今之冬江陽庚青蒸本史

記龜策傳之例後人謂江陽必不可遁者誤也柳君卒于本初元年後二十三年同歲生趙臺來作縣令念舊特立此石想見古人友誼

韓仲良碑

余得一碑爲王行滿所書字迹並未剝落而獨于書姓名處有斧斤斲削之形漫不可考幸有祖褒仕于魏周云云得知其祖爲韓褒後周書有傳云褒卒子繼伯嗣爵宰相世系表云紹字繼伯是也因紹考之方知爲高宗相韓瑗之父仲良之碑仲良唐書無傳惟瑗傳前云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後瑗爭王皇后之廢許敬宗等誣以不道

至于削爵籍家子孫流竄所以碑亦剗削其姓名是不可不爲之詳考而發明之也

神道碑多諱

程琳欲買張遜之宅使張遜乳母入宮見太后用御寳許售而後買之卒以致敗歐公碑中諱而不言琳獻武后臨朝圖亦不載也

崔鶯鶯碑

相傳崔鶯鶯碑即鄭府君碑在河南滎陽縣治中文秦貫撰稱府君諱恒字伯常夫人博陵崔氏年七十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合祔于先塋之側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子子六長頊次珮次瑾次玘次璩次琂顧寧人謂

據此足辨會眞記之誣又容臺集云女適盧損字行甫非損之子也

以國號爲字

梁師亮墓志君字永徽永徽唐高宗年號也古人絕無避忌猶之袁紹字本初本初漢質帝年號也

夏承碑有三本

漢夏承碑在永年縣漳州書院二門外凡有三本趙明誠金石錄云元祐間治河得于土中者一本也金雄琳瑯云江陰徐公擴得舊刻雙鈎其字以惠余舊缺字四十五而此獨完好以勤約二字爲紹字者二本也嘉靖間郡守唐曜取摹本臨石置亭中又一本也余旻日金

石文字記云夏承碑舊在廣平府永年縣漳州書院者即唐曜所刻也

古無格式忌諱

魯峻碑事帝則忠帝字平寫唐中嶽嵩陽寺碑皇帝太后不跳行不空闕余因而類推之尚書三后協心臣亦稱后左氏季武子追而與之璽書大夫亦稱璽書列子季梁大漸士病亦稱大漸緇衣稱葉公之顧命少牢饋食禮尸祝曰受祿于天眉壽萬年漢書韋元成傳使家丞稱大行以元成爲後樓護傳稱將軍至尊曹操祭喬元稱乃心陵墓史記臨邛令日往朝相如後漢書任延傳龍邱萇之喪三日不朝劉寵傳山谷鄙生不識郡朝

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以堯稱其臣鼂錯父謂錯曰吾不忍見公及禍以公稱其子顏延之遊顏竣之鹵簿以鹵簿稱其子霍光傳鴟鳴殿上黃霸傳長史一輩先下殿張敞傳孝子貞夫先上殿皆人臣之殿也鄭朋奏記于蕭望之田蚡奏狗馬以百數桓譚奏書于董賢麗參奏書于鄧騭皆屬下之奏也樊噲見淮陰侯稱臣樊於期見荊軻稱臣史記漢書諸王世子稱太子王夫人稱后丙吉趙廣漢傳教令稱敕馬援傳李固傳屬吏呼萬歲潘岳閒居賦亦云稱萬壽以獻觴其實萬歲二字始見于呂氏春秋之宋康王國策之孟嘗君非至漢武之嵩呼而始有此稱也新序梁君出獄聞公孫襲之言

援其手上車入廟自呼萬歲則又萬歲之自呼者也張詠在益州軍人欲擁立之忽呼萬歲詠下車北面亦呼萬歲此又以呼萬歲作權變者也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晉武詔曰山太常尚居諒陰孫綽序云敢冒諒闇之譏孔宙碑有禹湯罪已之詞郭輔妻碑有娥娥三妃行追太姒之語濟陽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藻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鄭固以曹掾事郡將而曰犯顏謇諤造膝詭詞武都以太守作頌而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成陽碑以功曹送別而曰君臣流涕皆古人絕無避忌之証然漢晉王子侯表見利侯劉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而誅吳良郡臨淄太守之賜以掾王望稱萬

歲而呵之韓稜議迎大將軍竇憲之禮曰人臣無稱萬歲之制益立法漸嚴可以觀世變矣

文不入墓者宜用表碣

古人之銘廟與墓兼用之而誌則專用之于幽室南豐所答歐陽舍人書乃謝其撰先大夫墓碑銘而作碑銘非幽室所用故其書雖首因銘及誌而所云或納于廟或存于墓者固不論誌而但論銘也衞孔悝之鼎銘晉魏顆之景鐘銘銘之于彝器韓文公之烏氏廟碑銘袁氏先廟碑顏魯公之家廟碑銘之于碑石是皆所以納于廟者也于墓誌無與其存于墓者埋諸壙中則有若葬銘埋文墓誌銘轍文墳記壙記之屬立諸神道則有

若墓表碑文墓碣銘神道碑阡表之屬其名兩不相假未有墓誌而立石壙外者也惟南史裴子野傳載一事此當時藩王破常例重疊為之耳傳云子野之葬湘東王為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于羨道非其正也故碑碣與表葬後可刊而誌銘必先期而作其有葬期迫而不及攻石者則書石以誌既葬刊文即不復追納之于壙若昌黎誌李元賓墓之類是也其立石在祠堂若丙舍蓋亦有之若所作墓銘雖葬時實造由衷不得用其文但宜施于表碣顯刻墓前不當名之為誌刊藏丙舍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為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碣四品以下墓表黃黎洲謂自

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考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雖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刊石故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亂碣身高廣之度古碣高四尺會典所載圓首碑七品以下用者高五尺五寸闊二尺二寸雍正元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圓首與唐制同

碑有四品孫五品孫之稱

唐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末云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滎陽鄭莊書其云四品孫五品

孫者唐書選舉志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此朱鄭二人法當蔭敘而尚未得官故以四品孫五品孫署銜他碑所未有也

碑題書官位則文中不書

司馬元興碑標題云魏故寧朔將軍固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志銘文中但序事絕無一言再及其官位者以題已備著之也此金石中之一例也

墓志詳書則神道碑從簡

李程撰太尉李光顏碑文甚簡其序云相國晉公書公盛績永志元堂琬琰之詞傳于衆口故今之甄述得以

器焉古人作文恥于雷同雖他人之文亦必回避此又金石中之一例也

墨制授官碑文不諱

唐乙速孤行儼者神慶之子也父子有碑而新舊唐書俱無本傳碑書行儼以神龍二年墨制授右武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墨制者即斜封墨勑之謂蓋不由中書門下而出自禁中者也中宗之世政以賄成凡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大都皆以倖門得之行儼以此得官必非正人然竟以碑得永其名可謂幸矣

主簿加上柱國見于碑文

梁府君碑府君以出貲助餉永隆二年恩詔授上柱國

上柱國爲勳階之最而梁君以王府主簿得之殊不可解按杜佑傳佑上議曰魏置柱國當時元勳盛德者居之貴寵第一至周隋閒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才得地三十頃耳可見唐時勳階甚濫故選舉志凡勳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敘梁府君以朝議郎正六品階而任王府主簿從六品職職卑于階矣明大學士嚴嵩辭加上柱國疏稱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乞特免此官以昭國典何其謙而不學哉

孔廟置百石卒史及史長碑皆當時格式

孔廟置百石卒史碑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擅上公府書蓋漢制王國相置長史一人猶郡守之有丞也

卞爲魯屬縣故守長得上行長史事其云守者未實授之名書首相長史並列其後祇相一人史晨碑亦然葢當時公牘之例如此魯相史晨奏出王家穀祀孔子碑前載奏詞後爲韻語贊孔子之聖晨旣奏于朝又以其副上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亦漢時郡國奏事之例如此猶今時題本之有副本又有揭帖也

壹代一

隋龍藏寺碑九重壹柱之殿皆以壹代一字按禮記節以壹惠鄭註壹讀爲一正義云上壹是齊一下一是數之一二也經文爲大壹之字鄭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个善名爲謚耳讀此碑知壹之代一隋時已

然再唐法琬法師碑書者爲左衛翊壹府翊衛劉欽旦翊一府者五府之一也以壹代一唐時公牒亦多用之

後五代藩鎮之尊見于碑碣

蘇禹珪傳開化瑤嚴閣記益劉知遠爲河東節度使北平王時所舍俸重修者其書北平王跳行超一格與書後唐諸帝同式僧知常書開忠寺重藏舍利碑所云隴西令公者李可舉也旌麾清河公者張仲武也碑文中于大唐文宗宣宗及上書皆空二格于清河公亦空二格于隴西令公則跳行書蓋當時河朔之俗知有節使不知有天子也

後五代樞密之權見于度牒

長興四年賜宴福禪院如上牒于紀月日之外銜以中書門下印後二行又大于首行稱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駙馬都尉趙樞密使檢校太傅平章事范而不書名以史考之蓋趙延壽范延光也其時馮道李愚官同中書平章事乃眞宰相也延壽延光特以樞密使加平章事耳此牒出于中書門下而押行者惟趙范二人道等皆不與可以想見當時宰相之皆爲備員矣郭威爲樞密使從河內來變置宰相如更驛卒有以哉

碑補史所不及

碑有補史之所不及者如孫叔敖名饒薛仁貴名禮歐公以爲非碑則人不知史稱王稚子爲雒令而碑云爲

河内令令外有上谷府卿祇其縣鄉之官河南尹下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蓮勺左卿有秩池陽左鄉有秩云云皆史所無金石錄載東漢繁陽令楊君之政足爲循吏而史書無其人華山廟碑漢武封禪有存仙殿望仙門皆漢書所不載邯鄲淳陳元方碑以何進薦拜五官中郎而後漢書本傳以爲董卓入洛就家拜爲此官宋廣平碑稱公雅好諧謔不事矜莊安西都護趙含章賄事發覺簿上獨無公名公奏明皇曰趙賄偶不及臣門非不受也此事唐書本傳所不載而見于顏魯公所書碑側盧懷慎碑言懷慎本名德慎卒于開元四年而新書乃稱臨卒語宋璟以上享國日久之語年代不符太宗

功臣史稱圖形凌烟閣而河閒元王孝恭碑言圖形戢武閣他若拂敏孝廉韓仁循吏史多遺載　本朝巴里坤有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稱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云云後漢書所無也使非此碑則岑功沒矣後漢書皇甫規傳稱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倚恃權貴規到官條奏其罪而武都西狹頌稱其治化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使非此碑則翕功又沒矣魏中書鄭羲碑稱羲之使于宋也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設會酒行樂作均問樂何如答曰哀楚有餘而雅正不足其能久乎魏書本傳不載淮安定公趙芬碑稱封淮安縣開國子隋書芬本傳稱封淮

安縣男傳不載芬謚而碑稱定公其以大將軍歸第傳亦不書吕國公唐儉碑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云云葢指儉陷劉武周時啓說敬德使降唐事也唐書不載金明昌三年威顯廟祈雨感應記稱隋涼州總管韓禽虎爲韓莊公禽虎有諡皆足補史書本傳之缺其他漢魏晉唐一切文武官名不見于百官志郡縣地名不見于地理志者碑志詳書之不可勝數矣

碑補小說之所不及

唐北嶽府君碑御史中丞陳懐志所書中稱□天二年有瀛州清苑縣人魏名确行李至岳廟前覓二人一白

衣一紫服侍從甚肅自云我是五岳大使發兵馬六十萬爲國討賊五岳大神九月三日俱來此山大爲讙會名確遷延口出諸神遂乃作怒牽至廟中用申責罰祝史楊仙童親見其事乃馳告官司州將駭之遂以聞奏云云左拾遺孔紓墓志殿中侍御史鄭仁表所書也中稱紓未没前月餘書一詩于東戻上若隱語曰許下無言奪少年震而不雨月當弦風濤滑逆舺艎没從此無疗齋六川及死後人乃悟許無言是午字震不雨是辰字紓病亟以辰日死以上弦日而歲則在甲午也此數事皆唐人小説所不載

又

李紳會稽龍宮碑曰紳以進士貞元十八載客于江浙與釋修真遇于剡之陽師言老禪有念今茲果矣顧謂余曰後當領鎮此道寺建立龍宮以資福履余以爲孟浪之詞笑而不答至太和癸丑其言竟驗代國長公主碑公主夢念珠絲斷急手自拾一个不得自知不祥已而薨逝鄭子春撰北嶽壇廟碑亦云高陽人田登封見嶽神降形與兵討逆

唐碑可笑

上柱國梁思墓志敘其先世云竦因才著冀以榮稱以大姦爲先人之光榮陽令盧公清德文題云大唐洛州滎陽縣頭陁逆俗識法師上須聖主中興得賢令盧公

清德之文以頭陁之名冠首于鄉人劉虔奬諸人之上皆可笑也嘗熟令郭思讀墓志稱朝廷斷屠之日母思羊肉有慈烏銜肉而來冬間憶菴蘿果庭樹爲之結實又憶新笋叢篁忽苞而出于時天后造周爲之嘉嘆云云蓋其時武后革命之時好言祥瑞故其時激詭好名之人遂附而書之

追樹十八代祖碑亦有例

唐虢州刺史王顏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碑稱晉司空王公名卓其先出于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立崩赤當嗣爲桓王所廢其後奔晉代爲并州牧凡王姓皆赤之後世間太原瑯琊譜稱祖子晉者皆

非也碑所云云未知何本三代前亦無并州牧之官名
晉史亦無司空王卓俱不可考然追立十八代祖碑亦
金石中之一例書碑人名韋縱楷法絕似顏魯公

從子稱君之例見裴道安墓志從弟稱君之例見

杜牧弟覬墓志

裴道安墓志乃其族叔裴朏所撰也志中稱道安爲君
又杜牧志其弟覬亦稱君則碑志之稱君固不論于尊
卑亦金石中之一例矣道安諱稹新唐書附見于光庭
傳其字道安則史所未載行儉祖定高見于舊唐書及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而隋書裴仁基傳作定此碑與隋
書同或疑當有一誤然考北史周宣帝禁人有高大之

稱諸姑高祖改爲姜九族稱高祖爲長祖則知定高本二名其單稱定者必天元時所改矣

節度使在家食俸之例見于葛從周碑

碑稱昭義軍節度葛從周神道碑昭義者潞州軍號也唐末潞州爲河東所有不在朱梁管內從周以疾致仕遥授節度食其俸于家非眞節度也宋世節鎭在家食俸之例殆始于此

錢本草

沈凡民先生家藏錢本草一帖文爲張燕公所作字爲樊厚所書荔菲彬所刻一時汪退谷徐誠齋王虛舟林吉人諸名公俱有題跋大概以此本在金石錄中所無

而筆法盤媚疑是後人集右軍書而假託爲之者當亦
楮河南高士贊之類物希爲貴也其文云錢味甘大熱
有毒偏能駐顏采澤流潤善療飢口困厄之患立驗能
利邦國汙賢達畏清廉貪者服之以均平爲良如不均
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之非理則傷
神此既流行能口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
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有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
一散謂之道不以爲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無非
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
已謂之智以此七術精練方可久而服之令人長壽若
服之非理則弱志傷神切須忌之

祭尊二字見于古印

古印有南孟祭尊上官祭尊宜士等名祭尊二字不知何解按漢書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如淳曰祭祠時惟尊長者以酒沃酎似祭尊爲宗老鄉老之稱困學紀聞載滴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鄉官也說苑鄉官又有祭正亦猶祭酒也曲阜桂馥續元吾邱衍二十五舉言之甚詳

蜀叟二字亦見古印

沈潤卿增補王順伯印譜漢叟邑長印注曰尚書牧誓注有蜀叟孔穎達曰叟蜀夷之別名漢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是蜀有

叟之名

古印不大

漢書嚴助云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漢印不過寸許便自佩也唐宋印漸大然楊虞卿爲吏部置匱以鎖之而繫綬于肘是私印猶未大也晉周伯仁向王導云今日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當是封拜時之官印耶仲長統云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即半通也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越章印其濶四寸其字百二十是則印大之濫觴

三碑疑義

郭有道碑曰委詞召貢保此清妙召貢二字未知何解

北周華嶽頌每挹仙人之槳時停酒母之騎按酒母糟名也何以有騎之稱又劉向列仙傳呼子先者百餘歲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至子先與酒家母騎之乃龍也常于華陰山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攷華嶽頌所云或指此事邠國公碑曰常生縱巧有符丁緩之期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贈海人之贈香也丁緩之期不知所指何事按劉歆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爲常滿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效房風法爲臥褥香爐云云或即此碑所云丁緩也

漢碑好稱故官

漢人好稱其故官如孔彪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遭母憂服竟拜屯騎校尉而碑額尚題漢故司隸校尉魯君碑柳敏歷五官功曹岩渠令而碑稱故孝廉校官碑額曰銘亂曰誄前有誄後又有序宜爲王元美所非

隸釋不解分子二字

洪氏隸釋稱光和紀年稱分子者六十人景君碑有鴟鴞不鳴分子還養之語分子二字未詳余按三國志彭羕與孔明書云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註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于已故其書後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云云想分子之名是東漢人序恩通用語耳左傳

晉有餘子公行之官杜注餘子適子之母弟也

高湛張琮二碑

本朝碑碣出土中者甚多然無甚功勛則當時史書不載未爲遺憾乃裴岑一碑而外如北魏贈齊州刺史高湛墓志稱其臨難殉軀奄從非命則大節可觀矣唐睦州刺史張琮碑稱母竇隋文帝之甥夫人長孫皇后之姊且從征王世充劉黑闥有功則勛階並茂矣正史絕無姓名何也湛志有都督南荊州之稱按魏書地形志有北荊州而無南荊州然則南荊州亦補史所未載

唐宋二事例見于碑碣

唐法有私覿官凡朝臣使外國者賜州縣官十員使以

名上以便其私所以優使臣也見韓文公韋丹墓志而唐書缺焉宋法公卿無後没入家貲翰林學士劉均無子官籍其貲江鄰幾爲奏請立後還其家貲人臣無後没入家貲之法亦不見宋史而見歐公江君墓志焉

婦人書碑

唐安公美政碑房璘妻高氏書婦人書碑金石中一人而已